

# 一桩离奇的谋杀案

(上接2021年7月16日第B4版)

## 三、故事背后的故事

### 01、中村无获

晚上，那位先生自称中村一郎，他详详细细问了他的身世，他被中村一郎的慈祥 and 友善感动了，就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中村一郎，也就是他现在的父亲，问他是否愿意留下为他工作。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自从登上偷渡船的那一刻起，除了他的父亲，没有一个人把他当人待。而眼前的这个人，居然这样客气地要给自己一份工作，他含着泪水连连点头。

在会社呆了一年，他的工作很少，主要的时间都在学日语。中村一郎对他关心倍至，他对中村充满了感激和信赖。一次，他和中村一郎谈起他父亲，不知他现在怎样了。中村一郎答应帮他打听。不久后，中村一郎把他叫到他的屋间，并交给他一支飞标。见到飞标，他大吃一惊，他知道这是他父亲随身珍藏的传家之宝。中村一郎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临死时托工友带给他的。他父亲那晚受伤后被捆起来示众，他最后是活活饿死的。

他抱着飞标跑回自己的房间痛哭。中村一郎来了，他说：“哭吧，孩子，把心里的苦痛都哭出来！”他一下扑到中村一郎的怀里号啕大哭。哭过之后，中村一郎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要是愿意，就让我来当你的父亲吧。”他噙着泪水，望着中村一郎，轻轻地喊了一声：“爸爸”。从此，他的名字变为中村无获（中村吴笛）。

### 02、父亲的身世

王一茹一肚子气回到家里，她在所里和学生们吵了一架。她的学生放着项目的一大堆事不干，却和其他同学一起到北大、清华去串联，要成立什么“全国学自联”。她和他们争论，告诉他们学生的本份就是读书、做学问，学到真本事比什么都强。可她的学生居然提到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什么“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她实在不明白，现在又没有外族侵略，又没有危及生命的天灾人祸，何以出此危言耸听。

她回到家里，家里冷冷清清。她打电话给刘骥，可他的手机关机。她烦透了，只好给她父亲打电话。父亲听了她的抱怨，让她回家。她想了想，给刘骥留了个条，就回家了。

家里依旧，母亲到外地演出去了，这是常有的事。走进父亲的书房，见墙上多了一副对联。上联是：“风声雨声不闻，唯读书声声入耳”，下联是：“国事世事莫问，仅自家事事关心”，横批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

她本来被学生们的燥动和社会的种种传闻搞得心神不宁，父亲的这副对联却似乎给她打了一针镇定剂，让她顿时忘了烦恼。父亲见了她十分高兴，说：“你回来的正好，你母亲不在，我已经吃了好几顿方便面了。你今晚好好给我做几个菜。”

难得父亲高兴，王一茹也来了劲，她挽起袖子，套上围裙，就动手干了起来。她喜欢做菜，小的时候，母

作者：程代展

亲常出差，父亲工作忙，平时不是上食堂就是简单对付。可每回到凌阿姨家，总能吃到可口的饭菜。大了一点，她就缠着要凌阿姨教她做菜。学了几招，她就在家做。

她爸爸喜欢她做的菜，可又嫌她学这个浪费时间，没出息。她因此也总觉得别扭，不大放得开手。直到她博士毕业了，她父亲才不管她了。今天，难得她父亲高兴，她的兴头也被激了起来。不一会儿，一桌子的菜像刘谦变魔术似的摆上了桌子：有羊肉烧萝卜、有鲈鱼头……，还有酱牛肉、海蜇皮、黄瓜丝、熏鱼片摆出的凉菜拚盘，全是她父亲的最爱。把她父亲乐得直咧嘴。他拿出一瓶从英国带回的二十四年的Whiskey，嘴里念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父女俩一边聊天一边喝酒，一茹说起眼下社会的不安定和学生的燥动：串联、集会、网络新闻、评论和随处可见的小字报。她父亲似乎心事重重，讲得不多，却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怕父亲喝多了，一茹不得不抢下了他的酒杯。

饭后，一茹给父亲泡了一杯浓浓的乌龙茶。父亲斜靠在沙发上，半躺半坐，似乎真有点醉了。一茹坐在他身边，见他半天不语，有点担心地问：“爸爸，你没事罢？”她父亲答非所问地说：“丫头，你也大了，我跟你讲讲我的身世吧。”

“其实，你的爷爷王申不是你的亲爷爷，我原本不姓王。我的老家在京郊密云县。我本姓张，父亲的成份是地主。我十二岁那年，小学就要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天，天还没亮，父亲叫我去山上拾点柴禾。快到中午我才回来，背着一捆柴禾。快到村头的时候，碰到了小学王老师，就是你爷爷王申，他背着一个大书包，神色匆匆地往村外走。

他看到我，一把拉住我，说，你别回去了，把柴禾扔了，跟我走。王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平常就喜欢我，我信他，就跟他走了。路上，我一直问他：‘王老师，出了什么事？’他不肯讲，只说：‘以后再告诉你。’他带我到了县城，坐汽车到北京站，靠他的工作证和学校革命串联介绍信，买了两张到昆明的火车票。到了昆明，又辗转颠簸了许多天，才到达你爷爷现在的家，云南位于缅甸边界附近的小村——小河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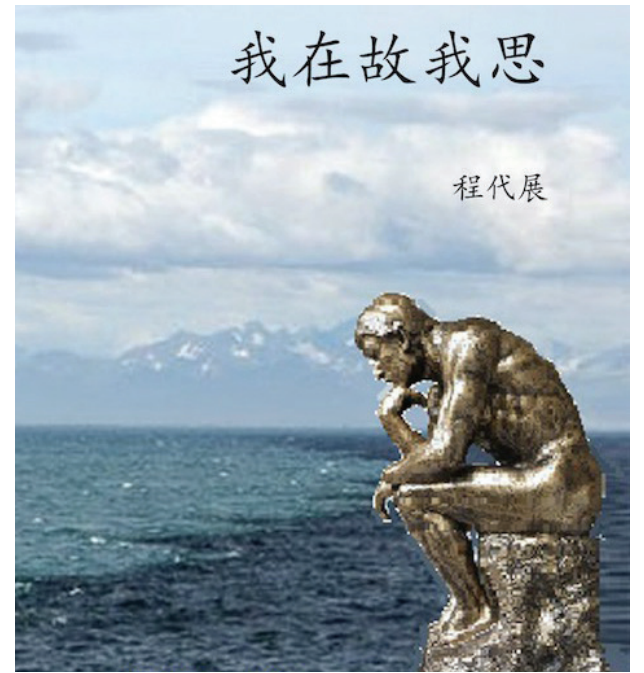
一直到了这里他才告诉我那天村里发生的事。大队民兵将全村的的地富及其子女集中到打麦场，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红色恐怖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声中，大人小孩共四十六人，还不算孕妇肚子里的生命，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全部被用铁锹、木棒活活打死。唯一漏网的就是我。

小河沿是一个非常偏僻的边陲小村落，这里，民风纯朴。你爷爷王申的一个叔叔，原是国民党远征军的一个军官，他所在部队被打散后流落到这里。他历尽人生的沧桑，更兼有历史问题，就在此埋名隐姓，长期定居了下来。

他本是中医世家，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小村庄，就

我在故我思

程代展



该小说节选自程代展所著《我在故我思》的第五章。

成了第一能人。看破红尘的他，在这里人缘甚好。你爷爷王申到了这里，将我认作他孩子，为了入户，将我的名字由张悟改为王悟。在他叔叔安排下，你爷爷和我就在村里落了户。在文革那场浩劫中，这个边陲小村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让我们得以苟且偷生。

后来我问你爷爷，那天他出去干什么？原来，他的本意也是要逃命。他本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五七年因为讲了几句忧国忧民的大实话，被打成右派。后来，因改造得好，就被荣升到京郊当了小学教师。

他眼看文革的烈火就要烧到自己头上，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当年，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他说，造化弄人，那天，他是无意中救了我。

你爷爷到了小河沿，万念俱灰。村里没有老师，他叔叔几次请他出来当老师，他都不肯，情愿和村民们一起，面向黄土背朝天地修地球。他也不结婚，而是把所有的人生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自编教材，教我中学数理化。他对我说：‘这个人妖颠倒的世事，总有一天要颠倒回来，到那一天，数理化还会有用的。我老了，而你大概会赶上好时光。’他不仅救了我生命，也给了我知识，希望在我身上实现他当年的梦。

现实变得比他的预见还要快，让人目不暇接：毛泽东去世了，失去后台的四人帮紧接着就垮了，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制度。凭着文革几年跟他学的数理化，七七年，我这个小学没毕业的深山娃，一步登天考上了清华大学。”

父亲的一番话让王一茹听得目瞪口呆。她只觉得后脊梁一阵阵发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刘骥曾半开玩笑地说过，她是一个成功的父亲和一个成功的母亲在象牙塔里培养出的一个成功的女儿。她自诩是天之骄子（女），生命中的主要轨迹只是在清华大学——科学院——北京大学这个中关村中最眩目的象牙塔三角区盘绕。仿佛是醍醐灌顶，她突然发现，她的生命居然依赖于一个几乎是零概率的漏网。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